

挂在云边的梯田

□ 莫江脉(壮族)



网络图

春风吹动绵绵的思绪。我倚靠着小屋的窗台，独自仰望北方的天空，山头飘来的那几朵白云，仿佛让我看到了故乡，看到了层层叠叠的梯田……

云贵高原南麓，九万大山腹地，我的故乡安躺在大山的深处。祖祖辈辈开垦的那片梯田，紧紧地裹在黑土高坡的边上，远远望去，罩笼在云里雾里……一块块、一层层，宛如一道道天梯直挂云边。登上梯田的顶层，“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意境油然而生。

那段年少的时光，每次到梯田参加劳作的时候，我们时常被飘在梯田顶上的朵朵白云迷住。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三五成群，沿着陡峭的坡势，爬到梯田的最顶层，去追捕那片云朵。可是，当我们爬到坡顶的时候，讨厌的山风常常把那些飘浮的云朵吹走了，我们追云的“美梦”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破灭”，这事经常被大人们拿来逗笑。

阳春三月，柳绿燕飞。春风把沉睡一冬的梯田吹醒，冻结的泥土渐渐把僵硬的身躯慢慢地舒展开来。或远或近的小草，感谢春雨的滋润，用力地钻出了地面，一抹抹绿色的生机，点缀着沉默的梯田。

在那场春雨过后，梯田喝足了水，老牛吃饱了草，父亲丢下手中的烟头，背上蓑衣，戴上斗笠，牵着牛绳，卷起裤脚，拖着犁耙……在一条条瘦长的田块里，挥着鞭子，驱着老牛，翻滚着深黑的泥浪。几只可爱的小鸟尾随在父亲身后，欢快地啄食着沉睡的虫饵，老牛的铃铛和父亲的吆喝，打破了梯田的寂静，牛

叫声、吆喝声、鸟鸣声……响彻整个高坡。

耕耘过后的梯田，被注入潺潺的泉水，高低错落的每一块梯田，在阳光的照射下波光粼粼，梯田和水交融的灵性显露无遗。从高处望去，一块块梯田宛如一条条优美的曲线，或交叉或平行，似少女的裙脚一般灵动，像绸缎一般的丝滑……飞在天边的几只白鹭，不停地“呱-呱-呱”地喊着，它们浑身洁白的羽毛，紧贴着水面低空飞翔，双脚踏着清波滑翔而去，仿佛在向我们传达着春的音讯。

故乡的气候偏冷，一般都在农历四月下旬才开始插秧。村里流传这句农谚：“秧好一半禾，苗好七分收”。父亲最懂得育好秧苗才是关键，他把优良的稻种用净水浸泡几天，等到稻种悄悄露出幼芽的时候，便把它们撒在先前已打垄的秧田里，然后静待稻种的发育。在等待的那些日子，父亲一天也没闲着，在早晨或黄昏的时光里，都徘徊在秧苗的边上。他一边吧嗒吧嗒地抽吸着旱烟，一边仔细地看护着秧苗的长大。

时间转眼就过去了，父亲育下的秧苗一天天地变绿变壮。此时，母亲和左邻右舍的姐妹们组成互助组，纷纷下田拔秧插田了。她们挑着绿油油的秧苗，一路欢笑着把秧苗运到坡上的梯田里。她们左手拿着秧把，右手捏着分叉的秧苗，弯腰弓背地在田块里“见缝插针”，宛如在龙的脊梁刺绣着绿色的壮锦。

我家分得一百多亩的梯田，从坡脚数到坡顶大约有二十多块，零零散散地躺在陡峭的坡上。母亲和她的姐妹们用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就把全屯梯田插秧的活儿做完。有着春风春雨的滋润，幼嫩的秧苗很快扎稳了脚跟，移栽受焉的秧叶很快地返青，远望整个梯田泛起了一层又一层的绿波。

梯田砂土混合的土质和清凉的泉水，它们共同“催生”出优质的田螺。在大人们忙碌插秧的时候，我们小孩子也没闲着，卷起裤脚，提着水桶，忙着摸田螺去了。半天的功夫，就能摸到一小桶田螺。我们找来了一条棍子，两人一伙把桶抬回家里，把田螺倒进缸里，让它们吐水排泥。等到屯里人把插秧的活儿全部做完的时候，也就到了端午节，小小的田螺就成了山里人过节的一道美食。在当天母亲用长满老茧的双手，忙着给家人上了一场美味的田螺宴。满屋馨香的薄荷味，刺激的麻辣味……鲜香入味的田螺，诱引着我们去吸食它柔嫩的核肉，至今回忆起来感觉还唇齿留香。

在梯田的坳口上挺立着一棵苍老的松树，像一位刚强的铁人撑着一把大伞，给劳作的人们息息纳凉。骄阳似火的七月天，是禾苗施肥的时候，到梯田送肥需挑担走六七里的路程，特别还要爬到又高又远的“勾羊坡”。天还未亮村里送肥的人们就出发了，排成了长长的挑担队伍，构成了山村夏日的一道风景线。

每年的暑假，正是劳动繁忙的时候，给梯田送肥是我们必须参加的“劳动课”。我挑着五六十斤重的农家肥，行进在送肥的队伍里，迈开匆忙的脚步向梯田进发。在太阳爬过山顶的时候，大伙就要登爬“勾羊坡”，汗水哗哗地往下流。在气喘吁吁的那一时刻，担子终于挑到了坡顶，身上的力气好像全被抽光一样。枝繁叶茂的松树，正好遮住火辣辣的太阳光。我与送肥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放下肩上的担子，同时坐到老松树下边的石板上，这时山坡吹来的微风，顿时让人心旷神怡，疲惫感也随之消散。我们远眺着梯田那边“嗷嗷待哺”的禾苗，又迈开脚步用力挑担向田里送肥去。在炎热的夏季，梯田的禾苗吸足了营养，便随风扭动着它肥厚的腰肢，抽出了稻穗……

梯田上，村民种着一种名为“红豹梗”的香米，红色硕大的颗粒，长着红细的绒毛，在秋阳的照射下，层层叠叠的梯田仿佛被染成了红色的天梯。远望梯田风吹滚浪的稻浪，经历了春耕、夏管、秋收……乡亲们劳作虽十分辛苦，可当沁人心脾的稻香，随着秋风吹来，那金黄饱满的稻穗，沉甸甸地垂下头、笑弯了腰，每个人的心里都洋溢着说不尽的喜悦。

我是农民的儿子，这些祖祖辈辈筚路蓝缕开垦出来的梯田，它在我的内心总是沉甸甸的，让我怀有一种恋恋不舍的情愫……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歌词

征途

邱有源

征途是昨天的历史延续，
征途是今天的重新起步。
征途是明天的快速追逐，
征途是未来的大国坦途。

征途有一支英勇的队伍，
拼搏在一幅雄鸡的版图。
当雄鸡一唱天下白的日出，
照亮了一个文明的国度。
腾飞的翅膀扑打着百年风雨，
引吭高歌唱响东方的美妙音符。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挺立起五十六个兄弟民族。
十四亿中华儿女的勤劳智慧，
描绘出和谐家园的壮美画图。
历史的航船驶向“一带一路”，
行进在复兴中国梦的崭新征途！

满满的幸福

李明胜

在青山绿水中采摘放牧
秋风波动片片金色的稻谷
我们告别低矮的老房
把一担担喜悦挑进了新屋

在高铁穿梭中享受飞速
5G领潮奏响优美的音符
你把中华民族领向世界舞台
把一个个梦想变成了耀眼明珠

甜蜜的日子，满满的幸福
你带领我们勤劳致富
芬芳的小康，满满的幸福
锦绣的未来我们胸有成竹

甜美的生活，满满的幸福
你带领我们开辟新途
磅礴的中国，满满的幸福
百年的航船驶向复兴之路

红色的畅想

黄 灿(壮族)

我有一个红色的回望，
红船唤起中国革命启航。
别看他开始小小的闪烁，
远大的目标却出现曙光。

我有一个红色的信仰，
红星燎原迎来翻身解放。
民族团结祖国喜讯频传，
万里江山写满灿烂辉煌。

我有一个红色的畅想，
红旗招展万众激情歌唱。
幸福欢乐簇拥那新时代，
憧憬行稳致远坚韧富强。

啊，世界只有这样的党，
漫长征程不变的方向。
恋你红色，爱你红色，
中国人走在胜利的路上。

(由广西音乐家协会供稿)

壮族作家唐芳举办读书分享会

4月24日，壮族作家、“绿城玫瑰”作家群成员唐芳在广州举办新书《岁月的芳华》读书分享活动。唐芳现场分享阅读和写作心得，并与读者共同探讨和交流在创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据悉，唐芳散文集《岁月的芳华》近日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作者继《生活的别致》后出版的第二部散文集，收录作者近几年的读书笔记、旅行心迹与日常随笔。文章延续作者一贯的朴实文风，语言质朴。读书体会中看出作者阅读时的认真细致，融入个人情感去感悟人生真谛；旅行游记中看出作者对人生的思考和对世界的态度，人文情怀跃然纸上；亲情文章中看出作者对家人、亲人和家乡的挚爱与深情，那份割舍不断的亲情扑面而来；诗作中看出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向往，充满着浪漫主义情怀。作者爱好阅读，爱好旅行，爱好美食，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家国情怀。

关于阅读，唐芳认为阅读是一种习惯。平时她会利用碎片时间阅读，她睡前阅读，起床后阅读，出差路上阅读，把阅读当成一种习惯，阅读给她的生活带来很多色彩和乐趣。关于写作，她一直坚持“我手写我心”的理念。她的散文随笔所写的大多是生活中真实的场景和人物，也就是写熟悉的人和事，联系生活实际又结合社会现状，加上她对事物的个人判断，这样写多了自然就形成个人风格。

(云 起)

红瓦石上青

□ 韦宣合(瑶族)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烟雨朦胧，又是一年清明。

春天的姿势应是温柔的，刚收拾好冬天的衣物，单薄的、恍惚的意识还未被春雷惊醒，风好像一夜之间就变得温润潮湿起来，像婴儿的呼吸般轻柔，雨水滴落的声音比落花还轻，绿意便在枝头涌动，新的花梗正期待炫耀颜色。真可谓“近清明，翠禽枝上消魂。”

今年清明，因为对爷爷的牵挂，家人们纷纷从四面八方踏上归家的路。想起小时候，对于祭祖，爷爷事必躬亲，他分好红烛、香火、纸钱、肉、酒等供品，嘱托我们各种注意事项，然后默默地背上竹篓，同我们到各个祖先的碑前祭扫，一路跟我们说起家族的故事。而今的他到了耄耋之年，身体器官在衰竭，双手像枯槁的树木，岁月的风霜在他身上留下密密麻麻的沟壑，阿尔茨海默症越发严重，甚至都说不出话，两眼空洞地看着天花板。我们看着他，揣摩他望着远处山头的想法，一定是想把祭祖的重担传给我们了。

祭祖是一场虔诚的追思。云雾缥缈中，家人们踏过湿润的泥土，爬上绿色涂抹的石头，到达先人们居住的地方，用湿布擦净石碑，除去墓旁杂草，更换新的纸幡，添上一把新土，点上蜡烛香火，整齐地摆好供品，斟酒一次、二次、三次，鞠躬一次、二次、三次，呼唤逝去的先人，为活着的亲人祈福。露水沾湿衣袖，身上留下了春天的痕迹。散落在路边的树莓是清明欣喜的馈赠，五色糯米饭是清明最好的口粮。碑拓上深刻的文字，把先人们的一生理藏进去，而他们并没有消失的精神，是我们晚辈存在的意义。

老家的后面是一栋废弃的红砖瓦房，房

子的主人早已搬到别处，只剩下这断壁残垣无人维护，让杂草和青苔蔓延在石阶和红墙上。清明的雨水，让植物疯长，凋零的落叶吞噬着曾经生活的气息。那是一种熟悉的味道，我的目光停留在斑驳的木门上，正想推开木门，思绪却飘远。在我成为一个陌生的归乡人之前，我应该长成悬崖边的一棵树，倚靠在父辈熟悉的大山，它是见证我成长坚毅的大山。

夜色淹没下来，黑黢黢的大山惊起一阵林间的小鸟，树影在月光下婆娑，我想象着先人们在大山的足迹，聆听大地母亲的脉搏，顺着刀耕火种的讯号，在大山宽厚手掌心的三分土地，夜以继日，低头、流汗、收获。直到一把火，烧出了父辈的童年，烧出他们的青春，烧出了人生的黄昏，也烧出了每一个努力的灵魂。燃烧过后，灰烬亲吻着大地，他们守望在大山里，酿一碗又一碗浑浊又甘甜的玉米酒，细数繁星闪烁，细数一生奔波，他们把星空和土地留给了子孙后代。

柳暗花明，总是在时间之后。于坚在《河流》里写过：“泥巴把河流染红/真是大山流出来的血液/只有在宁静中/人才看见高原鼓起的血管/住在河两岸的人/也许永远都不会见面/但你走到我故乡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听见人们谈论这些河/就像谈到他们的上帝。”而我的老家，河流早已干涸，只有贫瘠的土地，仍坚强地养育了大山的子孙们。正值清明，山林茂盛，晚辈们从没忘记赤脚走出大山的那条路，如此踏实而稳重。

离开老家时，我站在泥土中央，看屋瓦上升起的太阳，正用他的手掌抚摸我们的肩膀。